尋找昔日「翠翠」
走進沈從文的邊城

沈從文在《邊城》開篇寫道：「由四川過湖南去，靠東有一條官路。這官路將近湘西邊境到了一個地方名為『茶峒』的小山城時，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這人家只有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隻黃狗。」重慶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縣的洪安古鎮，是渝、湘、黔三地交界處，也是沈從文筆下《邊城》所在地，這裡粉牆黛瓦杜鵑紅、飛鳥渡船映清波。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

■洪安古鎮面貌。

■翠翠島上的漢白玉「翠翠」雕像，旁邊是書中的黃狗。

「邊城處處好風光，一闋情歌畫裡藏。翠翠島中尋舊事，拉拉渡畔等情郎。」在《邊城》一書中，翠翠與爺爺靠渡船為生，有人從這裡過河，翠翠則會和爺爺搶着搖船。八十多年過去了，酉水河邊還有索拉渡河船，河船之上有一個老翁悠閒地坐着，等船載滿人後，他便拖拽着連接兩岸的鋼絲，緩緩地使河船移動。這位老翁並不是書中的那位，他的身邊也沒有搶着搖船的少女，但是他在此已經擺渡幾十年。

■古城的「馬頭牆」可以有效防止火災。

■拉拉渡艄公鄧老頭每日拉遊客過河。

■渡口旁豎着「拉拉渡」的簡介。

「船票兩元，這個價格十年沒變過，十年前是一元。」如今在拉拉渡搖船的艄公姓鄧，每到盛節，他就穿上土家族服飾，盛情邀請往來遊客乘坐「拉拉渡」。拉拉渡連起邊城茶峒與重慶洪安古鎮，河面100多米寬，一條1厘米粗細、離水面近兩米距離的鋼條固定在兩岸，鄧老漢站着，將一截50厘米左右長的木棍上的口子卡在鋼條上，一下又一下地將船拉着，往往返返。「我們靠手拉船，靠手剎車。」鄧老頭笑着說：「一河兩岸，每天乘船的人不同。」但是鄧老頭卻每天重複着同樣的事情，一晃二十年，滄海桑田。

尋訪湘西少女

翠翠島是由沈從文的侄子、著名畫家黃永玉設計打造的景點，翠翠的雕像也是他親手雕刻而成。從拉拉渡口沿着古鎮河岸石板路往河的下遊方向走約100米，在河中心就是翠翠島，翠翠島外形似一條古老的渡船靜靜地停泊在清水江中，翠翠塑像則屹立在船尾，永遠等待着心上人歸來。

翠翠是誰？在渡口，記者走訪了當地耄耋老人，一名姓簡的老人告訴記者，聽長輩說，當年確實有一位女子在這裡渡船，可在沈從文寫完《邊城》的1934年，她已經是個50多歲的中年婦人了。也許，那個「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處處儼然如一隻小獸物」的湘西少女，是沈從文的一個夢罷了。

登上翠翠島，四周環水，垂柳飄風，花香鳥樂。佇立在翠翠的雕像前，聯想小說裡、電影裡的形象，再凝視着，竟然真的覺得有幾分相似，翠翠就應該是這樣的美麗容顏，這樣的楚楚動人，沒有華麗的衣服，買不起貴重的首飾，一捧野花當裝飾，純樸而美麗，一個愛美的女孩，一個春心蕩漾的女孩，栩栩如生。

然而當地質樸的百姓卻說，翠翠雕像太過飽滿，在當地人眼裡，翠翠應該是清秀、瘦弱的姑娘。每個人心中的翠翠都不同，這才是文學的魅力。「客人到茶峒的第一件事，總是先上『翠翠島』看『翠翠』。」土生土長的苗族女導遊小張告訴記者。

拉拉渡清水河的兩岸，分別是重慶的洪安鎮和湖南的茶峒鎮，它們又都與貴州的迂駕鎮接壤，因此被稱為「一腳踏三省」的邊城古鎮。一條河隔開兩個不同的世界，湖南這邊吊腳樓典型湘西風格，小而精緻的民居，重慶這邊高牆大院，以前的富庶程度明顯好些。洪安鎮鎮政府宣傳委員姚俊介紹，如今洪安、湖南茶峒和貴州迂駕三地已經展開旅遊、商貿、民生等方面的聯建工程。

古鎮曾商賈雲集

漫步洪安古鎮，踩着堅實厚重的石階拾級而上，完全是一個遠離喧囂、返璞歸真的過程。洪安的老街為石級梯街，沿街兩旁青磚黑瓦，庭院深深。房屋兩旁均有高大結實的封火筒子，其造型獨特，高過房頂數米，防火性能極強，無論其中的哪一座房屋不慎失火，火勢都不會向兩旁繼續延伸，充分體現了洪安先民聰明機智的自救能力。

整條老街長千餘米，地勢時緩時急，別有韻致。站在高處的街面上，前瞻後顧均為鱗次櫛比的封火筒子，參差不齊地排列在街道兩旁，建築群落規模非同一般。可想而知，當年的洪安集鎮，商賈雲集的繁華景象該是何等的興盛。

直到現在，洪安集鎮的商貿活動依舊頻繁如初，包括湖南、貴州的邊民們都會來這裡進行交易活動，當地人將其稱為趕「邊邊場」。每逢鎮上趕集，只見街上人頭攢動，摩肩接踵。剃頭補鍋、算命占卜……各行各業應有盡有，生意興隆，熱鬧非凡。

吃在邊城「一鍋煮三省」

清香撲鼻的油粑粑、色鮮味美的小油餅、純正的包谷酒……這都只是邊城的前菜。在洪安有家開了30多年的老店「人和居醃菜魚府」，這裡的名菜醃菜魚口味酸辣，讓人回味無窮。這道菜的創始人覃光亮告訴記者：「這一鍋魚裡有三省的風味，味道自然特別。食材並不稀罕，湖南的角角魚，貴州的土豆腐和重慶的酸辣醃菜，可經洪安大廚巧手烹製，湯色金黃、鮮香焦嫩，作為當地江湖頭牌菜的洪安醃菜豆腐魚便有了獨特的風味。「凡有桃花處必有人家，凡有人家處必可沽酒」，《邊城》一書中有如此美妙的描述，想來沈從文當年也曾為洪安的美酒和醃菜豆腐魚而大快朵頤。

若要前往邊城，可從重慶主城乘坐火車到達秀山縣，大約6小時，然後汽車經319國道，1小時後到達邊城。而當地一般的房間價格約100至300元人民幣不等，大部分住宿均需提前預定。若到當地旅遊一定不可錯過各種具特色的土家族和苗族刺繡手工藝品，價格一般由幾十元到幾百元均可有交易。

鎮內保留歷史遺蹟

在邊城洪安古鎮渡口岸正中央，有一紅色狀如塔樓的革命語錄塔，上有毛主席像，牆體四周寫滿了經典語錄，黃色的字跡雖已斑駁但仍能輕易辨認，濃厚的懷舊氣息讓人恍惚一下子回到了那個年代。此外，在如今洪安信合賓館門前廣場上，聳立有劉鄧大軍進軍大西南紀念碑，碑高十餘米，呈三棱形。碑前有劉伯承和鄧小平塑像。因劉鄧入駐洪安，因此如今鎮內還有中國人民解放軍二野司令部遺址和劉鄧大軍進軍大西南陳列館等，皆是當年革命先烈在解放全國的漫漫長途中留下的印跡。

1949年劉鄧大軍挺進大西南，為了阻擋解放軍前進，國民黨殘部將洪安古鎮的大橋——老茶洪大橋燒燬，劉鄧大軍只好用木筏、船隻搭起浮橋過河進川。解放後政府修復大橋橋面，故在民間有一個說法，說這座橋是國民黨造的橋墩，共產黨建的橋面。

■重慶洪安古鎮渡口岸正中央。

東走西走 余綺平

焚書的另一真相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德國柏林上空火光熊熊，大劇院廣場的劈柴堆裡，燃燒着數以萬計書本，這是歷史上著名的「柏林焚書」事件。後人稱，納粹黨要控制意識形態，消滅一切和他們思想抵觸的事物，而當日被焚的書籍，正是希特勒的眼中釘。

火堆裡，還有一大批色情刊物和淫穢照片，它們來自柏林性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Sexual Research）的圖書館。後人認為，希特勒因厭惡同性戀，一把火將珍貴資料燒掉，罔顧該研究所對性行為醫學研究作出的偉大貢獻。「柏林焚書」成為德國歷史上可恥的一日。至於被燒的刊物是否應該遭毀滅？沒人追究。總之，焚書就是大逆不道。

■赫希菲爾德和李兆堂一見如故。 網上圖片

英國著名作家沃爾什（Mike Walsh）最近在《歐洲種族》（The Ethnic-European）撰文揭露，柏林性學研究所道德敗壞，誤人子弟，成立該研究所的所長更是臭名遠播。

沃爾什是戰地記者，專門研究歐洲歷史，已出書五十八本。其暢銷書《歷史目擊者》（Witness To History）裡指出，「歷史，是勝利者的政治宣傳；當他們失敗後，真相會揭露。」

沃爾什描述柏林性學研究所鮮為人知的一面。所長赫希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 1868-1935）是德國猶太裔人，著名內科醫生和性學家，曾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一八九七年他創辦史上首個同志組織，為同性戀爭取權利，促使德國廢除了反同性戀法和監禁男同性戀者法規。赫希菲爾德著作豐富，一躍成為「舉世推崇」的性學大師，周遊列國講學。

赫希菲爾德於一九一九年創辦性學研究所。據沃爾什描述，該所提供大量「道德腐敗」的服務，如：現代歷史上首宗變性手術、墮胎、性諮詢和出租房。龐大的圖書館收藏了許多色情刊物和圖片，包括一些變態的性行為，如：獸姦和戀童狂。研究所裡還有一個性博物館，藏品範圍廣泛，如：同性戀易服打扮、引起變態性慾物品和手淫機器。

沃爾什透露，該研究所每年接待數以萬計訪客，包括學校裡的學生參觀團。他形容赫希菲爾德是邪惡人物，是德國臭名遠播的雞姦者。希特勒在其《我的奮鬥》一書裡，也認為赫希菲爾德是德國最危險的猶太人。可惜，凡是希魔反對的，後來都成為正面人物。

當年柏林焚書，德國大學生燒毀了性學研究所二萬冊藏書和物品，研究所從此關閉。赫希菲爾德當時在美國講學，避過災難。他自此流亡法國，最終客死異鄉。

閱讀沃爾什文章時，有一張配圖極之矚目。赫希菲爾德曾於一九三零年去中國講學，認識了就讀上海聖約翰大學醫科的李兆堂（1907－1993）。已經六十二歲的性學大師，與二十三歲的黃毛小子「一見如故」，大師將小子帶在身邊，共同流亡法國。大師的遺囑裡，將一半產業留給李兆堂，包括大師的研究著作。在那張配圖裡，李兆堂對着大師笑意盈盈。

李兆堂後來獨居溫哥華。據說，李氏逝世後，其親人在他的車房找到幾盒赫希菲爾德遺物，包括一些不堪入目的色情圖片和書籍。李氏將大師的珍藏棄置車房，可見他對此不以為然。

歷史是條河

沅江行之十九 呆儺

「常德會戰」發生在1943年11月，日軍為牽制中國軍隊在雲南戰場的反攻，出動10萬兵力向常德發動進攻，國軍調集20萬兵力迎戰，血戰40天，最終擊退日軍的進攻。由於戰鬥慘烈，被譽為東方「斯大林格勒保衛戰」。

■夕陽下的沅江。

1938年4月，沈從文去昆明途中在沅陵住，他的弟弟、參加淞滬會戰後的沈荃召集傷癒舊部，接受補充新兵，短期整訓後，即開往江西前線，參加南京保衛戰。部隊從沅陵出發，沈從文到河灘送行。「一個陰沉沉的下午，當我眼看到幾隻帆船順江而下，我那兄弟和一群小軍官站在船頭默默向我揮手時，我獨自站在河灘上，不知不覺眼睛已被熱淚浸濕。」

「常德會戰」之所以令人難忘，除去中國軍隊付出包括四名將軍在內的6萬人傷亡的沉重代價，令日軍改變戰場局勢的企圖失敗之外，這場戰鬥還確立了中國在反法西斯同盟中的重要位置。

當中日兩軍在常德酣戰廝殺之際，中美英三國領導人正在埃及舉行「開羅會議」，商討反攻日本的戰略及戰後國際局勢的安排。會後發表的《開羅宣言》中明確宣告：戰後，日本必須將東三省、台灣和澎湖列島歸還給中國。另一個深遠而有重要的意義是，至此中國躋世界四大強國之列。1945年4月在三藩市召開的聯合國制憲會議上，中國與美英蘇一起以四大發起國的身份輪流主持會議，並最終成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和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

今天中國以常任理事國身份投出關鍵性的一票，與76年前的那場血戰有着某種關聯。

原北京清華大學歷史學教授秦暉認為：「民國時期中國人對外國侵略的軍事抵抗可歌可泣非常慘烈，但由於國力和體制的問題其戰果常不如人意。於是正確地『站隊』就顯得尤為重要。付出最少的國家權益損失代價，選擇功利上最可能的贏家、價值上最文明進步的陣營一邊，使陣營的勝利成為中國的勝利。」

■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德會戰陣亡將士紀念公墓。

他強調，如果中國在一戰和二戰「站錯隊」，「即便日本獲勝，中國也不過與日治下的韓國相當，戰敗了中國就會比奧斯曼帝國還慘！」

距常德會戰陣亡將士紀念公墓不遠處，便是即將注入洞庭的千里沅江。

1934年沈從文回鄉途中，面對這江水發出「歷史是條河」之感歎，七天船上日子，他寫山、寫水，寫底層人，向夫人訴說思念之情。沈從文的人生始於沅江，這條河給予他智慧和激悟，《湘行書簡》、《湘行散記》、《邊城》、《柏子》等，幾乎無不由這條河而起，成為其精神構成。

「我尚若有什麼成就，我常想，教給我思索人生，教給我體驗人生，教給我智慧同品德，不是某一個人，卻實實在在是一條河。」近百年過去，滄桑巨變，物是人非，借用沈從文當年的幽歎：「一切水得歸到海裡」；「時間正在改變一切」。（完）